

CONTEMPORARY STUDIES

当代学术论丛

第二辑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53
Z712

i2

CONTEMPORARY STUDIES

当代学术论丛

第一辑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20028149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学术论丛. 第2辑/中央编译局当代所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ISBN 7-80211-011-4

I. 当…

II. 中…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9585 号

当代学术论丛. 第2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99 66560273(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零工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13.5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前 言

《当代学术论丛》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丛书，旨在反映我们当代所有代表性的最新年度研究成果。说到这个丛书的出版，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研究员，是他在担任当代所所长时创意编辑出版这个丛书，于是才有 2003 年出版的丛书第一辑，也才有目前的第二辑。看到这一辑即将问世，又适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20 华诞庆典即将到来，我和研究所的同仁感到格外欣喜，谨以此书作为所庆的献礼之一，同时也献给长期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当代所工作的朋友们，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启迪、智慧和喜悦！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于 1984 年，原名为马列主义研究室，1988 年更名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现辖五个处，编辑出版两个全国社会科学中文核心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 年来，当代所的同志们在编译局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在局内外各兄弟单位以及同仁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始终坚持“两个服务”即“为中央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方针，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开拓创新，勤勉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领

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近几年来,我们更加注重研究国内外学术前沿问题,围绕人们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诸如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我国转型期的基层民主建设、当代西方思潮、大众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2003年岁末,在全所的学术报告会上,同志们就自己的近期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交流和评论。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会后每个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又进行了补充修改。目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当代学术论丛》第二辑便是这些成果的汇集。

今年上半年,党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五一前夕,党中央又专门就实施这项理论工程召开工作会议,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这项战略工程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扬马克思主义而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强决心。会议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了会议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李长春同志在会上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实施这项工程的深远意义、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并作出了周密的部署。这使我们深受教育,深感鼓舞。

在新世纪之初,党中央组织实施这项理论工程,是要建设新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全面加强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素养;全面加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建设,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全面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一项巨大的系统

工程。我们局作为党中央的一个理论部门,在这项理论工程中承担着两个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是要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需要,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著作的译文,使译文更加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愿意;二是要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做到“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完成好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在整个理论工程的实施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意义,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关系到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学科体系乃至人才的培养以及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我局领导的安排,我们当代所承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任务,这是中央领导和局领导对我们研究所工作的充分肯定、巨大支持和有力推动。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中央实施这项理论工程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充分认识我们在这项理论工程中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增强做好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振奋精神,乘势而上,知难而进;认真筹划,精心组织,团结一致,协同攻关;还要加强同兄弟单位和局外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虚心向他们学习和求教,保证完成好中央交给的任务,为工程的顺利进行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同时,要以完成中央任务为契机,为动力,为中心,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加快发展,全面推进当代所的工作。

在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党中央和全社会如此重

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这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实践的需要,是人心所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也是人生之一大幸事;作为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一员,更感到可喜可贺,无上荣光。

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中央编译局领导的统一指导和协调,有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有当代所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中央理论工程的建设、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我们新的更大的贡献。

杨金海

2004年6月16日

目 录

前言	杨金海(1)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如何进一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

解放出来	杨金海(1)
------------	--------

世界历史与全球化

——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概念性考察	曹荣湘(12)
------------------------	---------

俄罗斯现代化路径的历史选择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	项国兰(36)
-----------------------	---------

全球化与政治治理

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冲击和回应	何增科(59)
----------------------	---------

社会资本与政府转型	李惠斌(94)
-----------------	---------

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	杨雪冬(104)
---------------------	----------

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危机管理体系及社会安全阀机制

——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问题对策研究	陈雪莲(123)
-------------------------	----------

政治文明语境下的舆论监督	张文镐(151)
--------------------	----------

社区自治与基层民主

处于体制冲突和矛盾焦点中的乡镇党政:困境、挑战、

借鉴和出路…………… 高新军(162)

转型社会中的社区自治与基层民主研究…………… 周红云(193)

程序民主的实践

——地方立法听证规则的比较研究…………… 陈家刚(242)

竞争性选举在四川省乡镇一级的发展…………… 赖海榕(258)

从人大代表选举看增量民主

——以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为例…………… 王勇兵(292)

文化与文化产业

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郑一明(314)

全球化与文化产业研究…………… 薛晓源(347)

论作为一种媒介权力的大众文化…………… 孟鸣岐(360)

西方学者论全球化和社会性别…………… 郗继红(382)

论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批判…………… 陈喜贵(405)

如何进一步从 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 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杨金海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包括“三个解放”的内容,一是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是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三是要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分别从三个层次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要求,即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层次、指导思想层次和哲学方法论的层次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这里只想就“第二个解放”谈几点体会,就教于大家。

一、“第二个解放”在当前有着 特殊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个解放”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出现混乱、错误

或发生动摇,就会影响全局的发展。所以,江泽民同志曾经一再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党的基础建设工作,包括党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特别重视党的基础理论建设工作。李长春同志在视察中央编译局时,也专门就这个问题作出指示,要求我们进一步廓清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统一全党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现代文化是我们的主流文化。如果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发生动摇,我们的主流文化受到冲击,那是非常危险的。世界上曾经有过多种大的文明体系,但后来都衰落了,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及主流文化的消解。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在古代有比较完备的精神支柱,即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五四运动之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又成功地实现了精神支柱和思想体系的转型,创造了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现代的民族精神支柱和思想文化体系,包括现代话语体系。然而,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宗教甚至邪教发展势头强劲。原因固然很多,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及其所导致的科学理论发展缓慢和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一样,也同样面临理论转型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着社会转型,即由过去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与此相应,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也必须而且正在发生转型,即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其领导方式不同,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内容当然也有所不同。过去我们讲革命,当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现在我们讲建设,当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本来是常识,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方面发展不快,观念转变不力,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理论转型。因此,很多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还在发生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当中许多有关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思想、理论等没有很好地挖掘和发挥,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整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当中。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当然,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成果,特别是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取得共识,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还存在许许多多问题,需要来一次系统的彻底的“廓清思想”、“拨乱反正”,需要结合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真正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理论;什么是科学的理论,什么是错误的理论等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转型,从而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民族精神支柱建设的与时俱进,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几种误解简析

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当然也是错误的理解,也需要纠正,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更为严重,更需要澄清,而且“误解”的问题又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所以,我这里主要就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有普遍性问题的误解做一些梳理,供同志们参考。

(1)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同于经典作家的全部思想。这是一个总的认识误区。

实际上,一种理论体系和这种理论发展的历史是两个概念。正如物理学不等于物理学史、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思想。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由于这个问题不清楚,就造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实践,而是用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个别观点来裁判现实、束缚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问题的争论都跟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误解有关。

(2)于是,又产生了另一个误解,即把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相混淆。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包括从马克思到当代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成果亦即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般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等科学体系;具体形

态的马克思主义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都是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很好地区分这几个概念,造成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影响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比如,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中有越来越多过时的或不太适应时代要求的東西,但由于没有区分以上一些概念,又由于这些都被笼统地作为指导思想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地位,人们很难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导致许多问题长期以来不能得到清理,发展起来当然就困难重重。

这也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改革开放已经 20 多年,我们新的思想成果也已经相当丰富,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适应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还远远没有形成。而在大学讲坛上充斥的是西方的教材,甚至是不加分析的西方原版教材。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介绍国外的东西要离意识形态远一些,政治风险小一些。

(3) 长期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那么几条,永远也不能再增加,再发展;以为我们最多只能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来应用这些原理,最多只能在这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表层思想,而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和创新。

而实际上,与任何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应当发展,也需要发展,因为时代在变化,社会历史条件在变化。任何一门科学的大发展都是基本原理的大发展,比如经典物理学发展到相对论物理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不变是不可想象的。

(4)由于受过去革命传统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被过分强调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思想被忽视了,而恰恰是这些思想对理解现代社会,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首先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思想,其次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思想,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等。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思想。如果说这在革命时期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党执政后仍然如此就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除了我们通常讲的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如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规律和“三形态”规律(纵向历时性规律),全球化规律(横向扩展性规律),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理论,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产业结构转化的规律,党的建设思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等思想。遗憾的,在很长时间里,这些思想没有被广泛研究,更没有很好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建设工作。

(5)由于受后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不少误解。实践证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问题的,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少思想存在着理解上的错误。例如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党内民主,而苏联共产党特别强调集中;在未来社会经济体制建设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讲过要实行后来那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强调要根据生产力的状况确定生产关系,强调人们在经济上的自由联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等等。这些误解在我们党内也是长期存在的。

又如,在怎样看待西方社会民主党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后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有差别的。但我们长期跟着苏

联走,苏联垮台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讳莫如深,但今天是应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6)由于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敢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甚至认为人道主义天生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就被人为地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其科学性体现为合客观规律性,而价值性体现为合人的目的性,所以它是最合理合情的理论。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时髦词“合法性”,就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7)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误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又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这样,就会迷失方向;同时又不能把它神圣化,看作不可更改的僵死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武器、方法、工具和手段,看作可以随着人们实践的改变而改变的科学理论,而不是相反。但遗憾的是,人们常常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搞颠倒,把理论当成目的,而把实践当作手段,为了捍卫所谓的理论,可以牺牲实践。过去的极“左”思潮就是这样,今天这种错误观念仍然有市场。

(8)由于受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相混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其合法性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后者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能够区分清楚这样两种理论,所以导致了許多错误,连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能够幸免。这必然会发生理论指导实践的错误,“文革”是这种错误的典型,今天此种错误也还到处可见。

(9)于是,在对执政的共产党本质问题上,长期存在认识误区,即没有能够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区别和联系。

例如,我们在革命胜利之后,仍然长期把党定性为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敢定性为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党,生怕被戴上“全民党”的帽子。殊不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指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所领导的社会运动始终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始终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把党定性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当时是社会的绝大多数。在党取得政权之后,特别是在人民群众逐步富裕起来而使得传统的无产阶级逐渐消亡、传统的工人阶级也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变成社会的少数成员之后,党要代表的“绝大多数”的内容亦即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必然发生变化,党的传统定性也应当随之调整,旗帜鲜明地代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我们不仅没有忘记党的目标,恰恰表明我们更加接近党的目标。

(10)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也长期存在误解,例如我们长期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不顾我国社会落后生产力的情况人为地追求这种经济体制。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也作过一些大致的设想,例如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按劳分配等,但这些都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们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而且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愿做过多的构想。在他们看来,未来人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形式,完全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思想来看,未来社会的这些特征决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们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由其价值目标决定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什么?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即要解放社会生产力,消除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束缚;解放劳动人民,充分发挥人